



蛇岛的传说

都德滨

收集整理

蛇 岛 的 传 说

都德滨 收集整理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蛇岛的传说

Shedao De Chuanshuo

都 德 滨 收集整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49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: 2 $\frac{1}{2}$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2,000

责任编辑: 徐永之 插图: 潘树声

封面设计: 潘树声 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统一书号: 10158·856 定价: 0.41元

目 录

蛇岛的来历.....	(1)
蟒 王.....	(4)
蟒 母.....	(8)
蟒山大姐.....	(10)
蟒山小姐.....	(14)
蟒 仙.....	(21)
蛇岛鸡叫.....	(25)
海神娘娘.....	(27)
龙兵过.....	(31)
蛇岛海夜叉.....	(33)
打海狗.....	(36)
神枪蔡老六.....	(39)
刺猬孩儿.....	(42)
白蛇酒.....	(48)
老鼋大人.....	(56)
九头鸟.....	(59)
四个镇海神.....	(66)
老神洞.....	(70)
两棵红樱桃树.....	(73)
半截蟒.....	(77)

蛇岛的来历

开天辟地的时候，出了个能人叫杨二郎。大高个，上拄天下拄地；宽肩膀，从左肩到右肩，两匹快马换着骑，三天三宿跑不到头。

他左手倒提赶山鞭，右手扶着大扁担。肩上挑着两座山。跨江过海，日夜赶路追太阳。

杨二郎是猛汉。光知走路不知歇。跨过老铁山，踏进黄海湾，扁担“咔嚓”一声，压断两截。两座山也噗通噗通掉下海，东落一处，西落一处。

气得他两眼冒火，抡起赶山鞭，叭叭两下，朝西边那座山撒气，伸出一道大石岗。

一怒之下，杨二郎使了定身法，把两山定在旅顺西海口。东岛是海猫砣，西岛是蛇岛。当年杨二郎抽出时鞭印子，至今蛇岛陡崖上还有呢。

千千万万年过去了，轮到唐王当朝掌大印。

唐二主率千军万马，来到老铁山根，想渡海南下。

可水天相连，汪洋一片，只见鱼游不见船。

大海无边无沿，没深没浅。下水不出五步没头顶，没船寸步难行。

大队人马在沙滩上望洋叹气，当鱼干晒太阳。

派兵走出十里找船。不出晌午，士兵禀报说没有。唐二主愁坏了，满头黑发白了两鬓角，又派兵走出五十里找船。不出一宿，士兵禀报没有。唐二主满头黑发白到后脑勺。

三次派兵走出一百里找船。不出一天，士兵还是禀报没有。唐二主满头黑发全白了。

正在粮尽草绝夹当，海面突然浮出一道长桥。一眼望不到头，直通海那边。

唐二主乐得眼珠放亮光。仔细一看：鱼鳖虾蟹远去了。头连尾，尾连头。一个跟一个，铺海搭鱼桥。

有救了！说快就快，唐二主白发转灰，灰发转黑。

唐二主威风凛凛骑着高头大马，大将小兵们雄纠纠举旗扛刀，浩浩荡荡，踏桥过海。

约摸差不多了，唐二主突然回头一问：

“兵都上来了吗？”

冷不丁，鱼鳖虾蟹让真龙天子眼光一扫，象过电似的，吓得缩头紧脑。呼啦一声，全沉海底。鱼桥塌了，队伍末尾剩下星嘴儿几个兵脚底没登上桥落水了，漂了一海红缨帽。

大队的人马平平安安渡海上岸。只是骑马踩得太重，把大飞蟹盖踩出马蹄印。打那时起，螃蟹盖上都有马蹄印儿，一辈传一辈。

再说唐二主要南行，鱼鳖虾蟹都来邀功请赏，讨封要官。一条大泥鳅横在海头，硬拦道不走。

唐二主说：

“你那么大个，长拖拖躺着好看吗？西边小岛有草有水，你上那儿修行吧。”

大泥鳅一头钻进海，飞飞游去。上岛就变成一条大蟒有大缸粗，五间房子长。躺在老神洞里占山为王，生儿育女，修炼成仙。

从那以后，老百姓叫这小西岛为蛇岛，又叫蟒山、小龙山。

口述人：旅顺北海乡北海村

王兆真

蟒 王

蛇岛上有一对老神。公的叫蟒王，母的叫蟒母。

它俩占山为王，修炼成仙一千多年了。子孙后代远去了。大蛇下蛇蛋，蛇蛋变小蛇。辈辈世世，世世辈辈，多得象漫山遍野的毛毛草，谁也数不过来。

蛇铺山，山藏蛇，整个山都是空空的。踩一脚，咚咚响，全是蛇打的洞。每棵草茎，每根树枝，每道石缝，哪里没有蛇？不是睡觉就是寻食。吃饱了，三、五条头缠尾，尾缠头，扭麻花球滚蛋玩。

山有神就是神山。神山规矩大，人得收敛点。沿海的渔民每年都去一两趟，夏天割绿草，秋天采葛藤。遇着长虫从不讨人嫌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蛇你不逗它，它不咬你。

有个小伙儿上山看见一条小白长虫，不长儿。他手痒痒，操起石头就打，把小白蛇打到二顶山上去了。

小伙在山上过夜那宿是月黑头，一点亮光没有。下晚睡得迷迷糊糊，就听山上闹动静。轰隆轰隆象打闷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真够瘆人的，把小伙惊醒了。

再看对面二顶山尖有两只绿莹莹的眼珠，闪着光，一

闪一灭，一灭一闪。

这是欺负人家小的，老的不答应了。

小伙吓得扑通一声跪地，磕头作揖象颠蒜：“老神，老神，别生气。我该打！我该打！”

说完自己扇自己嘴巴子，打得一呱呱响。

说灵就灵。雷不打了，灯不闪了。大概老蟒王饶了他吧。

老辈都传说蟒王心善。有人看见它变成个老掌柜，在北京开中药铺，专给老百姓看病。

有人说它是跟打渔船走的。船老大领伙计上蛇岛加淡水。瞅人不注意，一只小绿长虫，有筷子粗细，曲溜曲溜钻进水柜，沉在水底，肚皮朝上。做饭的舀水做饭，还以为鳊鱼崽，没理会儿。

打渔船顶风破浪，在海路上走了三天三宿，靠了营口港。下船时候，人都走了，它又曲溜曲溜，顺着船帮爬。小伙计要用棍挑海里，船老大忙拦住。

“这可不是小东西，老神变的。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千万别下死手。”

船老大叫小伙计扛过来一块桥板，搭在船和岸之间，放它走了。

小长虫蹚河游水，穿山越岭，进了北京城。摇身一变，成了白胡子老头。胖乎乎的，满脸福相。待人接客可仁义了，看病抓药，笑脸迎送。药材齐全，样样数数都有。一来二去的，名声大了。别的药店抓不齐药，上这儿来都能办齐。穷人家来配方，就送上两包。买卖越来越兴隆，雇的伙计也有一百多个了。

有人问老头：

“一样的病，一样的药，为什么有的治好，有的治不好？”

“一样的病，一样的药，看你心诚心不诚。心诚则灵，心不诚则不灵。”

营口港有个大帆船，由北向南走。这天油足水满，扯了帆就要开船。岸上过来个白胡子老头，笑咪咪请他们帮点忙：

“求你们给捎个信。”

“往哪儿捎？”

“小龙山。”

“没人住不靠岸。”

“船打小龙山边过，把信掬水得了。”

不出五天，北京中药铺又新添了名贵中药材：人参、天麻、灵芝草，又大又鲜灵。

原来蟒王住的老神洞和北京相通。蛇岛上的娘娘从水皮上捞到信，送给蟒母，差使小长虫从地洞送药过去。

蛇岛是宝山，管什么奇缺药材都有。

据说，人参被踩一脚，三年不长叶，它不生平坦地方，专到人爬不上够不着的砬头崖边生根长叶。蛇岛山陡路险，没有人家。要不怎么出人参呢。

“人参落泪长天麻”。人参叶象胡萝卜叶，晚上沾露水。清早太阳一晒，叭嗒一声，露珠落地天麻发芽了。

为什么有灵芝草？长虫冬眠，非吮灵芝草不可。进洞不知冷，不知饿，象死了一样，可没死，眼珠直眨巴。灵

芝真是活宝。

过了一年又一年，老蟒王在北京想家想老伴了。南方大船上东北装高粱米，一个白胡子老头过来了，笑嘻嘻求他们帮点忙：

“求你们给捎个脚。”

“往哪儿去？”

“小龙山。”

“没人住，不靠岸。”

“船打小龙山边过，我自个会下船。”

伙计说老头想找死，不靠岸下船还不掉海里？两人吵吵起来了。船老大寻思寻思答应了。

老头上了船，不知怎的，海风特别足，风帆张得满，海船跑得快。

快到小龙山，突然来股西风，把船往岸边推。说也怪，风停水流子转向，海船原地打转转。船上人都睡觉歇脚了。几个时辰过去，海风起，流子急，大风船又跑开了。

大伙四下一撒目：白胡子老头不见了。船头留了一大堆元宝。船老大说：

“我早琢磨他不是凡人呐，快磕头求神保佑吧。”

船老大带头，小伙计在后，跪了一排溜，又烧香又烧纸。

打那以后，这只船从没遇过海难，再没有比它更顺利的了。

蟒 母

蟒母是蟒王的老伴。老头子上北京做买卖了，她领一大帮儿女在蛇岛上过日子。

蛇岛林深树密，草厚柴多。树枝交叉成网，刮脸碰头。草厚得人进里不露头，两手扒着走道。

大长虫，小长虫，都爱在树上草里卖呆望天。缠在树枝上象树叉叉，爬在石头上象石裂纹。树皮蛇皮一样色，分不出真假。

这些小活物，吃鸟的吃鸟，歇凉的歇凉，走道的走道，钻洞的钻洞，各干各的。一个个慢悠悠爬，闷呼呼睡，不着急不上火，挺自在。

福气再大也有灾难临头的时候。

有一年，一个坏小子上蛇岛。人家走道都怕带风，恐惊着吓着长虫。这小子骂骂咧咧在岛上点了一把火。

这下不得了！大火包山。满天通红一片，黑天白天着开了。

树枝烧成炭，石头烧成灰。满山满山的长虫，大的拖，小的捞，一条挤一条。灰压压的一片一片，连滚带爬去逃命。让大火逼得从岛南头撵到北头。

顶难受的是鳞母。当妈的最护崽儿，平时 磕呀碰呀的，孩子没哭，她先抹泪。

眼瞅成千上万的儿女就要死在眼前，鳞母急疯了！

前面是大火，后面是大海。哪有活路？等死吧！

鳞母一点招儿没有了。

大火苗蹦高跳，鞭子抽似的，一穿一穿往前窜。

火烟呛嗓，火光燎眼，火浪烧脸，蛇王国里乱了套。

大的吱吱叫，小的没命嚎。你拱我，我挤你。蛇缠蛇，蛇套蛇，万万千千长虫箍成一个大团团蛋。

鳞母噌地拔高起，斗大脑瓜上，鸡蛋眼珠闪蓝光。大嘴巴一张，血红的舌须子嘶嘶飞。缸粗的身子一弯一卷，轱辘成大肉球，直冲火堆火照直滚去。

子子孙孙也一弯一卷，轱辘成球，往火堆上滚。

大球压，小球扑，一球接一球，一球滚一球，到底把通天火扑灭了。

那个坏小子还要观火烧长虫景呢，没等他下石崖，粒顶滚下一块大石头，正好直砸脑瓜壳，拨拉拨拉眼珠蹬蹬腿，见阎王了。

口述人：旅顺双岛乡艾子口村

刘德全

蟒 山 大 姐

有个小伙儿，家穷得连耗子都不来串门。没爹没妈，是个一人吃饱，全家饿不着的光棍汉。古话说 有多有妈是金孩，没爹没妈是泥土块。小伙从小就象小猫小狗，东讨一口饭，西找一嘴食，自个给自个拉扯大了。

俗话说 人有脸，树有皮。挺高个子的大小伙儿，要饭不那么容易伸手了。就连有钱家看门的都瞧不起 “呸！给狗扔根骨头，还摇摇尾巴汪汪叫一声，你会什么？”把小伙儿臊得有耗子洞就钻里挡挡脸了。从那以后，他要长志气，我没有别的能耐，上山拾草总行吧。

听说蛇岛草深草厚，他后腰别把竹耙子上了蟒山。果不然，高草没头顶，矮草脚打滑。草多长虫多，步步有长虫。站着，脚底直“鼓涌”；躺着，小蛇聚脖颈；抬头望望，树枝上一挂一挂地直丢当；走路，道边一盘一盘，象一堆堆牛粪；就连累了扶石崖歇会儿，手按的还是长虫。

别看长虫多得麻人，有一手好处 你不惹它，它不惹你。只要嘴里不住地咳嗽，喊着 “老瞎子躲道！”它们会自动闪一边。爬起来风快，一曲溜地。走不远点，躺在草窠里，挺起脖颈，卡巴卡巴小眼珠瞅人玩。等人走过去

老远，它还在那里望着你。

小伙儿开头有点胆虚心发毛。天长日久，把它们当小伴，也希罕上了。有时天晚回不去，他就在海滩上过夜。第二天醒来，身底压扁好几条。它们嫌钻石缝凉，人身上有热乎气，都来取暖好睡觉。

这一天，小伙照常上山采葛藤。葛子能搓渔绳，好用来拉网打鱼。他腰缠绳子，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，刚伸手拽葛藤子，猛抬头，立陡石崖砬头上坐着一个姑娘，小伙吓了一跳：奇了！蛇岛没有人家，哪儿来的姑娘？怕不是什么事儿不顺心，跑这儿寻死跳海吧？

小伙想去劝她，可又担心搭腔惹人心烦，他也不采葛子了，悄悄绕道趴在近一点的大石头后面看动静，有个万一好去救命。

姑娘见他来，一转身走了。穿一身白，象裹着一团雾，云包月似的，一闪不见了。

一连两天都这样。到第三天，小伙实在忍不住了，壮壮胆子跑上前：“我送你回家吧，爹妈还不知怎么着急呢！”

姑娘朝他笑笑点点头，轻飘飘地在前面走，小伙跟在后头。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，转得晕头转向，最后来到一个白石洞。三间房地盘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地当央摆着一个白石板床，一个白石板桌。

姑娘轻声慢语地：“你躺着歇会儿吧，我去做饭。”抱来一床金翅金鳞的缎子被盖在他身上。

小伙平时不是拱草堆卧一宿，就是披件能照出星星月

亮的破袄眯一觉。从来没盖过这么软乎，这么滑溜的被，不一会就睡着了。一大觉醒来，白石板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，香味直冲鼻子。小伙饿急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会工夫，风卷残云，一桌饭菜吞个精光。

姑娘笑眉笑眼地说：“别走了，在这儿住下吧。”

小伙揉巴揉巴眼睛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对我好？”

“实不瞒你，我是老神洞里蟒王的大闺女。父王抓鸟抓虫吃够了，要尝人肉。让我变成大姑娘骗人给他当口福。我看你心眼好，不忍心。这是我的屋，咱们在这儿住吧。”

姑娘和小伙你亲我爱，美美地过上了小日子。

八月十五是蟒王巡山的日子。姑娘千叮万嘱小伙在洞里老实趴着别露头。小伙在山上转悠惯了，憋得难受。刚在洞口边坐下歇风凉，就听呜呜一阵大风吹过，草丛一闪两开，贴地皮压过一趟沟，象开了车道。光见草动不见物来。风扫过后草叶上还粘了一些粘涎。草窠里碰掉了一颗鳞片，象小盆大。

小伙正纳闷呢。姑娘慌慌张张跑来了：“快跑，快跑，父王要吃你了！”她拽着小伙，两脚离地，一突突地往海边飞。上了小船还没走一半海路，只见海面游过来一条大蟒，一溜浪花，眨眼工夫窜到小船旁，忽地从水里冒出来，缸粗的脖子搭在船帮，斗大的脑袋躺在船头，鸡蛋似的眼珠冒蓝光，~~血红的须子~~象树叉，嗖嗖乱吐乱飞。

小伙抓住姑娘的手，吓得浑身乱哆嗦。姑娘眼泪含眼圈，叫了声：“郎君多保重！”白衣一晃，翻身下海去。

变成一条白蛇，和蟒王对打起来。

这时候，海浪起天高，水花遮日头。昏天黑地闹腾了半天，海上大战才停。血水染红半边海，海面漂起来一段大长虫尾巴，白花花的。不知是蟒王的，还是蟒山大姐的。

小伙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朝着蟒山大姐住的白石洞磕起头来，求神保佑。

口述人：旅顺三涧乡石灰窑村

袁 明 阳